

# 國語演變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 國語演變之研究

魏 岫 明

魏岫明君，民國七十年畢業於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其論文由丁邦新教授指導。魏君現就讀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語言學博士班。

Changes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in Taiwan

by Hsiu-Ming Wei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 No.67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4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初版

文史叢刊之六十七：國語演變之研究

出 版 者	主 編 者	著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出 版 委 員 會	： 葉 蔣	： 魏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 大 進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孝 慶	岫		臺 北 市 西 藏 路 二 五 一 巷 八 號
	明 瑤 炳			

# 國語演變之研究

## 目 錄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前言..... 1
- 第二節 現代語言學對語言本質的觀念..... 3
- 第三節 語言演變的理論..... 7
- 第四節 國語的語言基礎..... 12

### 第二章 國語在台灣的演變現象

- 第一節 語音的演變..... 29
- 第二節 詞彙的演變..... 57
- 第三節 語法的演變..... 70

### 第三章 影響國語演變的因素

- 第一節 方言的影響..... 85
- 第二節 社會現代化與中文西化..... 89
- 第三節 兒童語言發展..... 98
- 第四節 社會階層語言的影響..... 103

### 第四章 結論

- 第一節 論標準國語..... 119
- 第二節 學童語文能力低落現象的探討..... 126
- 第三節 國語演變的趨勢..... 130
- 第四節 結語..... 135

- 引用書目..... 144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前言

語言學到了二十世紀，可以說是走向發展的高峯。在此以前，對語言之探討大多限於片面的歷史語言比較研究。三十年代，以布倫非爾德 (Bloomfield) 為重心的結構學派興起而盛行一時，他們首次運用客觀精密的方法將語言學研究帶入了科學研究之領域。布倫非爾德可說有意建立語言學的科學面，在語言的科學特質 (Linguistic Aspects of Science) 一文裡，他就開章明義的說道：「語言在科學中佔有一非常重要的部分」(註一)。他所堅守的信念也正是科學方法裏的「歸納的通則」(inductive generalization)。因此結構學派也特別強調描寫各地語言的工作，例如對各地土著語言之調查。他們主張由比較各種相異的語言狀況中，再歸納出通則來。這種學說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末期，才又有新的語言學說與之抗衡。1957年，杭士基 (Noam Chomsky) 的語法結構 (Syntactic Structures) 問世，從此揭開了變換學派語言理論之序幕。杭士基語言理論本質上是對結構學派的反動，他以為探討語言不當僅止於表象的歸納分析，而是當從更深層的內部語法著手。他強調探討人類語言普遍具有的語法通則 (general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grammar)，同時更進一步藉以探求人類心智的內在結構 (註二)。杭士基的語言理論，對語言學界影響甚大，他所提出的理論觀念與方法給語言學研究拓展了更新更廣的領域。目前在西方，變換學派已儼然成為語言學的主流，不但語言學

## 2 國語演變之研究

界風起雲湧，產生各種支派及修正理論，也連帶影響了哲學及社會科學的理論，同時也刺激了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的發展。

在這種百川匯流、理論豐富的局面下，從事語言學的探討，一方面是極有意義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極為困難的工作。本文在研究通行國語的演變時，也努力嚐試著觀察某些理論在國語中是否可以得到印證。但是在態度上，並不堅持新舊理論對壘分明的立場。本來學術發展總有其脈絡相承之處。變換學派雖然反對結構主義，但對結構學派之貢獻也不容一筆抹殺。杭士基本人對布倫非爾德也相當尊敬，他就曾指出：「結構語言學者開拓了知識範圍，顯示出語言具有抽象的結構關係，而且也提高了語言研究的精確性。」（註三）

本文討論國語在臺灣地區演變的現象及原因，主要是探討民國三十七年政府遷臺以後，國語在臺灣的發展與演變。本文所謂的「演變」包括國語在時間上產生的縱的變化（語言本身的演變），以及同一時期裡平面的變化（外來因素的影響）。所以語言本身產生之變化和外來語、方言的移借等，對國語的影響都在討論之列。所觀察的主要對象是民國三十七年以後在臺灣長大受教育的年輕一代。因為他們自小接受國語教育，有不少人是國語為母語，而大多數人也都以國語為日常主要語言。這樣的年輕一代所發展出來的國語，和民國初年制定的標準國語有何差距，以及造成這些差距的原因，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生長在語言環境複雜的臺灣，語言的差異與變化是很容易感覺得到的事實。我個人平日就常留心這些現象，從日常語言、電視廣播、報章雜誌裡，都可發現許多例子。本文第二章所列出的國語在臺灣演變的現象，主要是基於平日的觀察。再加上我在學校裡調查

了二十二位大學生，調查方式是當面進行問卷和訪問觀察。同時在六十九年十一月又到北市武功國小調查了不同年級的十七位小學生（註四），調查的方式是以小學國語課本為根據資料，分別要求每個學生讀出語句的例子，並且由我問一些日常生活問題，誘導小學生們自然地談話，以求在自然正常的情形下觀察他們的語音情形。另外我個人由六十七年開始，三年以來一直擔任一位光仁國小的小學生劉加益的國語家庭教師，從他一年級學習注音符號開始，到現在三年級的作文習作為止，觀察他——一位本省籍（臺灣雲林虎尾）的學童——在學習國語階段所產生的問題，以及他如何調和國語和閩南方言的情形，並加以記錄與分析。至於詞彙方面，則是以六十九年一月到七月的民生報以及八月到十二月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三種報紙，為本文主要蒐集詞彙的語料根據。語法方面則是根據我個人平常的語言習慣，以及訪問了二十二位大學同學對一些句子的語法判斷，再加上日常的觀察情形。論文第三章則嚐試應用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解釋國語演變的原因。並且於第四章結論之中，討論因為國語演變所導致的一些問題，並澄清某些觀念。

本論文承指導教授丁邦新先生悉心教導改正與提供資料意見，謹於此深誌敬意與謝忱。至於本文基本觀念的形成，以及對現代語言學概念的認知，則大致來自李壬癸教授課堂上的啟發；而對探討國語語法問題的門徑，則得自梅廣教授課堂上的指導，這些都是我個人深深銘感於心的。此外並衷心感謝葉春榮先生，在我論文寫作的期間所給予的鼓勵與提供的資料。

## 第二節 現代語言學對語言本質的觀念

#### 4. 國語演變之研究

接著討論現代語言學者對語言本質的看法，作為本文的理論基礎。

杭士基給「語言」下的定義是一套由有限的成分組合而成的無限多的句子（註五），他承襲了十七世紀傳統理性主義的看法，認為語言是一種上天賦予人類獨具的能力（a species-specific human poession）（註六）。對於二十世紀初行為科學所立基的經驗主義，他有極大的反感，以為他們探討的問題太過機械性而流於皮相。至於結構學派認為語言是一種人類的行為，透過加強、協調及類化的過程而習得，杭士基也極力反對。他對語言本質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 一、創造性

變換理論最具創意的看法，就是以爲人類使用語言時具有高度創造性。杭士基一再強調「語言使用的創造性」（註七）。人類僅僅利用有限的語料，卻可創造出無限多或無限長的句子。我們隨時隨地可說出或聽懂從未聽過也從未說過的新句子，即使是兒童也能如此。這種能力絕非模仿四周環境而得來。而人類語言不同於動物交通訊息的最大特點，也就在於我們具有高度創造力。所以教導動物如猩猩、鸚鵡學習人類語言，在杭士基看來都是徒勞無功的工作，而一些行為科學家想要從動物學習語言的過程，來探討人類語言的特質，更是註定要失敗。事實上，到目前爲止，各種動物語言的實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研究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時，我們的確可發現語言絕非刺激反應下的產物，並不是只憑模仿就可學會語言，人類本身具有的創造力要佔更重要的地位。

##### 二、共通性

變換學派異於結構學派的一大特點，就是結構派重視描寫各語



言的個別結構的差異性，而變換派則極為強調語言結構之共通性（Universal）。他們以為全世界人類語言普遍具有所謂的衍生語法（generative grammar），因此在語言的基本結構上表現出了極大的相似性。不但在語音結構上具有共通性，就是在語意解釋、句法結構上莫不如此。音韻上的共通性，經由 Jakobson 研究兒童語言習得過程（註八），已經幫助了我們了解自然語言具有那些語音上共同的通則。而近年來，心理語言學研究兒童語言習得過程，更是植基於此種共通性的理論。杭士基以為語言學習的先決條件，即在於人類天生具有內在的智力機構，而這種特點正是全人類普遍具有的。因此儘管各種語言在表面上有許多差異存在，但在基本的深層結構中都具有相當的共通性（the universality of underlying linguistic structure）。

### 三、抽象性

變換派理論強調語言是人類精密的心智活動，具有高度抽象性。衍生語法所探討的語言深層結構，也就是這種理念的表現。杭士基以為決定語言句子形式及意義的規則不但錯綜複雜而且非常抽象，也就是基於這種語言表徵的抽象性（abstractness of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s），使得現代語言學者懷疑運用經驗心理學所依賴的分段歸類以及協調歸納的原則是否足以解釋語言的真象。

### 四、內在潛能（Competence）與外在表現（Performance）的分別

杭士基提出另一種新的觀念，就是內在潛能和外在表現的分野。所謂內在潛能，就是說話者對於自己語言具有的知識，這是一種潛在的能力。而外在表現則是說話者使用語言的具體行為，也就是

我們日常運用語言的外在能力。杭士基堅決的認為此二者應當截然分開，一個使用某種語言的人可以有很好的語言表現能力，但是對自己語言的內在規律卻全不自知，而另外一個說同樣語言的人，雖然具有相同的語言潛能，卻無法保證他說出來的每個句子都是正確的。現代語言學所致力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在探究人類語言所具有的內在能力。而所謂衍生語法並不在探求外在能力的描寫，而是尋求語言內在能力的解釋規律。這也是杭士基批評結構語言學，只探討外在表現而流於疏淺的原因。

以上四點是杭士基變換理論對語言本質的主要看法，接下來這一點則是現代社會語言學所主張的觀念。

#### 五、標準語與非標準語

由於現代語言學探討語言潛能的問題，基於人人都具有內在潛能的觀點，使得語言學者認為外在的表現，並不足以代表一個人真正的語言能力。而外在表現能力的好壞，實在也距離語言本質探討的中心問題很遠。再加上社會語言學者拉博無 (Labov) 對社會方言的種種研究，指出了語言上所謂的標準與好壞，實在是社會上人為的價值判斷，並非語言本質就具有高下的差別。而這種價值判斷的標準又可能因時因地而異，因此許多現代語言學者，對於標準語與非標準語，以及語言「正確」與「不正確」的觀念，在態度上都保留了許多。轉而認為是可否接受的程度上的差別。對於非標準語也寬容了許多，不再具有貶低或忽視的態度。此種觀念也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重心之一，下文還要特別再加以討論。

綜上所論，現代語言學對語言本質的觀念，的確有許多深具啟發性的創見，提供了我們對語言更深入的了解及研究的新方向。

### 第三節 語言演變的理論

上一節所敘述的是現代語言學對語言本質的看法，而這一節則要更進一步檢討語言演變的各種理論。語言變化的現象，是每個人都能感得到的事實。因時因地或者因人的不同，都會產生語言上的變化。語言學家對這一問題更是極為重視，向來語言的變化都是討論的重心，所探討的重點在於語言變化的原因以及語言變化的方式。下面就略述討論語言演變的幾項重要理論。

#### 一、新語法學者 (Neogrammarian)

十九世紀末，一群在萊比錫大學的印歐語言學者，被後世稱為新語法學家。他們應用明晰的原則及推理的假設，為歷史語言學奠定科學的根基。新語法學家研究的基本假設是：語言變化一定有其規律，而必須藉著系統的調查方法來探求此一規律。他們對語言在歷史上的演變歸之於兩種基本動力：語音變化和類比變化，前者是語音方面變化的原因，後者則是語法和語詞上變化的主因，二者各自獨立，各有其規律。他們以為音變一方面是具有獨一性的、純語音的變化，與語意、語法、語位完全無涉，互不相關；同時另一方面，也是沒有例外的。音變一定有規律可以完全解釋，不應當有例外現象產生。若有例外，則必定是規律的解釋力不夠（註九）。必須對這些剩餘的例外尋求更新的、更細密的分析，直到完全解釋為止。

在語法、語位方面的變化，則是類比變化造成的結果。語位上因為外來借字或類比關係而產生改變。這種類比變化完全依附於語法結構，而類比規則雖很清楚明白，但何時會產生變化及如何變化卻無法預測。新語法學家對語言變化的觀念，多為結構派的語言學

者所接受。布倫非爾德在「語言」一書裡討論語音變化時，也都遵循新語法學者的看法。認為音變是一種純語音過程，從來不受語意影響，而音變的結果則產生規則性的音位對當現象（註一〇）。布倫非爾德認為每一種語言都是各時代正在進行的一種緩慢而不間斷的語言變化過程（註一一）。因此音變只有經過許多機械記錄方式以及經過好幾代說話者才能觀察得出來（註一二）。所以他說：「語言變化的過程從未直接被觀察到，這種觀察以我們目前的技術設備，是無法得知的。」至於音變為什麼會產生，布倫非爾德以為原因不明（註一三）。

由以上新語法學者和結構語言學的看法，可以得知他們主要的觀念是以音變為緩慢的漸變過程，而且有規律可尋。但是對於語法、語意上的變化歸之於零亂的類比變化，則似乎只能處理一些部分的瑣碎現象，並未指出語法變化的主要動力或真正原因。像中文這種缺乏語法形式變化的語言，就很難完全用類比現象來解釋語詞上的變化。而且新語法學者和結構學者也只提供了對語言變化的描寫及研究方法，對於探討語音變化的原因並未加以說明。

## 二、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 (Lexical Diffusion)

王士元先生在1969年提出詞彙擴散理論，對於語言變化的看法則完全和新語法學者不同。他反對新語法學家以語音為漸變而詞彙突變之說，認為應該是語音突變而詞彙漸變。也就是說語音的改變是由一個語音單位一下子突變到另一個單位，而這種語音變化在詞彙上卻是一個個漸漸的擴散。如果變化過程順利，途中並未碰到任何其他阻力，則整批詞彙的語音變化非常完全，可以全部都變過來。若遇到不同的變化與之競爭，可能就會產生永久的殘留，這就形成了語音裡的一些例外現象。王士元的理論，利用電腦技術處理

資料，又經過陳淵泉、謝信一等人以兒童語言發展的證據來支持，可以說受到相當的重視。此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語音演變中的例外現象，這正好是新語法學家理論所不能解釋的地方。王士元對新語法學家的理論不滿，故有相反的看法，但這兩種理論是否真正互相舐觸，卻又值得深思。李壬癸先生（註一四）就以爲擴散學說只是修正舊理論的一部分，又補充其不足，二者並非互不相容。因爲語音大致上是漸變的，但也有一些是突變的，如換位與增添音段，只有採取突變說才能解釋得通。丁邦新先生（註一五）也以爲語音有漸變也有突變，不能在討論問題之前就先有兩分法的對立觀念。並舉出漢語方言裡表現出來的演變現象也是兩種例證都有，詞彙擴散理論實在不能完全推翻新語法學家的學說。此外丁邦新先生（註一六）又檢討王士元提出詞彙擴散理論的主要根據，也就是潮州方言聲調演變的現象，在資料本身上就有問題，其中混雜了文白兩種讀音，用這樣不可靠的資料來推論語音演變的路向，難以讓人信服。

詞彙擴散說批評新語法學者無法解釋語言系統的許多例外現象，而常以方言的移借作爲逃避之藉口。事實上，詞彙擴散理論雖然解釋了一些例外現象，但也無法說明何以有些詞彙先變有些後變，或者根本不變。只是將原因歸之於其他變化的阻力造成殘留，而對同一時期其他的變化又無法說明清楚，也很容易淪爲另一種解釋例外的藉口。語音究竟是漸變或突變，實在是很難決定的問題，變換派歷史語言學者啓帕斯基（Kiparsky, 1982, p.50）以爲根據方言的證據顯示，突變和漸變兩種音變皆有可能存在。即以國語捲舌音爲例，我觀察到有些外省籍同學發的捲舌音是介於中間，捲得不厲害，也有些音則乾脆不捲舌，而一些本省籍同學則是根本無捲舌音，是不是同一語音的變化就可能有漸變、突變兩種可能？這些現象

都顯示出此一問題的複雜性。

### 三、拉博無 (Labov) 的社會動機說

William Labov 對語言變化的原因，提出了社會動機理論 (Social Motivation)。1963年他調查 Martha's Vineyard 小島上的語言，發現當地居民在發一種雙元音 /ai/ 和 /au/ 時有很奇怪的中化現象 (Neutralization)，據他進一步調查的結果，發現島上的居民由於經濟落後，對於來自美國大陸的外來遊客，普遍具有一種反抗心理。這種不滿就表現在特別的發音上，以顯示出對本土強烈的認同感，而與外來侵入的遊客有所區別。而後拉博無調查紐約市人發音的情形，也發現了語音的變化常是基於社會因素，而社會各階層的語言往往有其差異。中下階層為了地位的攀升往往極力模仿上層社會佔優勢的語言，甚而產生了矯枉過正的情形，這就形成了語言變化。拉博無的基本假定是：人為社會的構成分子，而語言更是一種社會行爲，社會裡的種種行爲現象，價值觀念都會反應在語言上。因此我們透過社區語言的研究，常可以發現語言變化背後的社會動機。

拉博無提出社會動機理論來解釋語音變化，同時也說明了語音變化的過程是可以用現代技術觀察得到的 (註一七)，而在方法上則應用嚴格的人口分析和選擇發音人。這種看法正好和結構派以爲音變是長久緩慢的發展過程，而且不能在當代以技術觀察得知的說法完全相反。他的這種社會動機說相當富有創意，爲語言學研究另闢一個新方向。但是在支持理論的例證上卻稍嫌不足，李壬癸先生指出：「其缺點是所學出的正在進行中的語音變化，絕大多數都是語音性的變化而不是音位性的變化，這些微細的變化對語音系統基本上並不發生什麼影響。」 (註一八) 因爲早在布倫非爾德就已經說

過：「只有在語音變化導致音位模式之改變時，此變化才有重大意義。」（註一九）我以為拉博無的社會動機理論將語言學研究與社會現象密切配合，開創了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新路；而在解釋語音變化上也提供了一種新穎的看法，自然可說是貢獻卓越。但是語言是極複雜的行為，我們若只從社會動機去解釋其變化原因，恐怕也不能完全了解真象。目前只能說社會動機是影響語言變遷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四、杭士基和哈雷（Halle）的兒童簡易語法

杭士基的變換語法一出，大大影響了語言學界，他在解釋語言變化上也提出一種極有意義的看法，即兒童簡化語法理論。杭士基對語言本質的看法，如前所說是一種具創造性及共通性的內在認知能力。他以為語言是人類獨具的特殊秉賦，要了解語言的共通性與起源，只有自研究兒童學習語言過程著手。他一反過去認為兒童學習語言是基於模仿環境的看法，以為兒童具有高度的語言能力，能根據其四周接觸到的語料，自己形成一套簡易語法。這種簡易的語法與大人有別，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會逐漸與成人語法合一。但是也有一些簡化的語法現象一直保留下來，帶到成人階段裡去，那麼此種比較簡單的語法就和上一代語言產生差異，一代代之間的語言差異自然越來越大，這就是形成語言變化的原因。杭士基之說經過哈雷更進一步的闡釋：「成人最保守，使用較複雜的語法，而兒童使用規律簡單的語法……很顯然的，不同代的語法之不連續情形對於語言的變化一定產生深遠的影響。」（註二〇）變換派歷史語言學者啓帕斯基（1982, P.16）說明語言演變有兩種情形：一是增加語法新規律（addition of new rules），另一則是語法的簡化（simplification）。前者由成人們產生，而語法的簡化則是由兒

童根據他們四周所聽到的語言資料加以重組創新而成一套簡化語法。兒童們由於一開始接觸語料有限，他們基於這種不完全的學習（imperfect learning）所組合推演的語法規律也異於成人。再加上兒童們在語言表現上較主動積極，不像保守的成人已學會固定規律就難以再改變。兒童們既不像成人容易墨守成規，又比較沒有歷史或知識的包袱，因此他們也勇於創新語言。

杭士基對語言本質的看法，也開啓了現代心理語言學研究的新境。許多研究事實也都顯示兒童在學習語言過程中，的確不是被動式一成不變的模仿，或者不斷的嚐試錯誤（trial and error），他們是居於主動學習和創造的地位。我曾經對一位三歲學說閩南語的兒童進行觀察，發現他能創造出不少大人們不曾說過的新句子，在語言上也顯示出自我調適的能力。因此相信兒童簡化語法的確足以解釋不少語言變化的現象，應是語言變化的主要動力。在國語的演變裡就有這種例子，也將在後文裡另外專門討論。

從以上四種語言演變的理論看來，第一和第二種著重解釋語音變化的現象，三、四兩種才觸及了語言變化的原因。其中又以第四種杭士基的理論涵蓋面較廣，解釋得比較好。其他三種理論都是著重在語音變化的討論，唯有杭士基之說不但適應於語法也能解釋到語音、語意上的變化現象（註二一）。因此在本文中討論到國語演變時，兒童語法就成爲本文所採取的主要理論基礎。

#### 第四節 國語的語言基礎

中國由於幅員廣大，各地方言頗有歧異，民國成立以後，爲了政治及教育上迫切的需要，便規定全國統一以現代的北平音系爲標準語，稱之爲國語。北平話之所以成爲標準國語的基礎，根據民國



二十一年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所說是「靠著文學與政治的力量」。下面就此加以說明之：

1 在政治上，北平六百多年一直是政治中心，歷代帝王建都最久的所在地。知識階層所說的「官話」既然長久以來都是「優勢語言」，也自然為全國人民所樂於仿倣或採用。同時，也因為如此，官話通行的區域最廣。

2 在文學上，北平既為政治中心，自然也成了文化薈萃之地。明清以來許多作家，多以接近北平話的白話文來寫文學作品。例如羅貫中的三國演變、吳承恩的西遊記、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紅樓夢、劉鶚的老殘遊記等，莫不早已在民間流傳久遠，深入人心。這些影響深遠的文學鉅著，對於國語標準的確立自是居功甚偉。

由此可知，近幾百年來，北平話早已成為社會上大衆所普遍接受的語言。訂之為國語，不過是因勢利導而已。但是有一觀念必須弄清楚的是，北平話並非就是國語。據國音常用字彙中的說明：「所謂以現代的北平音為標準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把北平的一切讀法整個兒搬了過來，就算國音。」而早在民國九年教育部公布國音字典時就已經明言：「至北京一隅之土音，無論行於何地，均為不便者，則斷難曲從。該會所欲定為國音之北京音，當指北京之官音而言，決非強全國人人共。北京音之土音為國音也。」由此可知，北平話並不是國語的同義詞，國語也絕不是北平土音（註二二）。

#### 甲、國語的語音系統

此處所指的國語音系悉按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